

# 新日報

今日出版一大張

第一二七〇號

社址：延安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夏曆甲申年九月廿七日 (十月廿二日小曆)

## 收買腳踏紡紗機

本處收買各機關前存不用的破舊腳踏大紡車，二十頭的（即七七紡紗機），如願出讓者，請於本月十五日前來本處面洽。

建設廳供銷處啓

## 大眾衛生合作社 附設醫藥部啓事

本社爲了服務醫藥衛生材料之需求，特設醫藥部，代客銷售，凡屬醫藥衛生方面之藥品、書籍、器械材料（中醫、西醫、獸醫等）等，如有願出讓或採購者，本社均可承辦。手續簡便，敬希各界注意。

## 勝利保衛沿海地區

### 濱海我軍南北出擊

#### 攻克林山舖等三據點

【新華社山東十日電】濱海我軍，自十月八日發動反攻以來，進展神速，連克重鎮。林山舖、林山舖、林山舖等三據點，已於昨日攻克。我軍正乘勝追擊中，殘敵正向南潰退。我軍士氣高昂，捷報頻傳，沿海地區已告保衛。我軍正加強防務，嚴密監視敵情，確保勝利成果。

## 晉察冀開始練兵

### 減輕人民負擔增強體力

【新華社晉察冀九日電】晉察冀邊區，自十月起，開始進行大規模的軍事訓練。此次訓練，旨在減輕人民負擔，增強民衆體力，提高戰鬥力。訓練期間，將採取輪流制，確保民衆在訓練之餘，能有足夠的休息時間，從事生產活動。邊區政府已發出通知，要求各縣積極配合，確保訓練順利進行。

## 半月國際述評

### 美國民主黨在大選中獲勝

美國大選，截至九日的數字，羅斯福獲勝的當選總統以外，在國會中，民主黨亦獲勝。民主黨在參議院中，以二百一十四席對一百一十四席，獲得絕對多數。在眾議院中，亦以二百九十八席對一百九十二席，獲得絕對多數。此次大選，民主黨獲勝，標誌著美國政治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羅斯福總統在就職演說中，強調了團結與合作的重要性，並承諾將致力於國家的繁榮與民衆的福祉。

## 溫象挫領導民兵炸敵

### 五寨民兵襲入神池南關

#### 三連地雷，敵已退避

【新華社晉西北九日電】晉西北五寨民兵，在溫象的領導下，於昨日發動了對敵人的襲擊。民兵們利用地雷和手榴彈，成功襲擊了敵人的南關，造成敵方重大傷亡。敵人已向神池方向潰退。此次襲擊，充分展示了民兵們的戰鬥力和組織能力，也鼓舞了當地民衆的鬥志。

## 邱吉爾抵巴黎

### 將與戴高樂會談法軍問題

【合衆社巴黎十一日電】邱吉爾於今日抵達巴黎，將與戴高樂會談法軍問題。邱吉爾在抵達巴黎後，表示將與戴高樂就法軍在盟軍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深入討論。戴高樂則表示，法軍將繼續為盟軍的勝利做出貢獻。此次會談，被視為盟軍內部協調的重要一步。

## 美國駐華大使人選

### 羅斯福尚未考慮

【合衆社華盛頓十一日電】羅斯福總統尚未考慮美國駐華大使的人選。目前，國務院正在對候選人的資格進行評估。羅斯福總統表示，駐華大使的人選必須具備豐富的外交經驗和堅定的信念，能夠代表美國政府與中國政府進行有效溝通。目前，尚未有具體的人選公佈。

## 斯大林的演說

### 蘇聯國防委員會主席斯大林在蘇聯國慶日發表演說

蘇聯國防委員會主席斯大林，於今日在蘇聯國慶日發表了重要演說。斯大林在演說中，強調了蘇聯人民在戰爭中的團結與勇氣，並呼籲盟國繼續支持蘇聯的抗戰。他還談到了蘇聯在經濟和軍事上的成就，並表示蘇聯將繼續為世界和平做出貢獻。演說引起了蘇聯民衆的強烈共鳴。

## 中門戰德合北蘇

### 國殉榮光長團陳

【新華社北平九日電】北平中門戰，我軍表現英勇，取得重大勝利。敵軍在激戰中被擊退，我軍正加強防禦，防止敵軍反撲。此次戰鬥，我軍官兵表現出了極高的戰鬥精神和犧牲精神，為保衛北平做出了巨大貢獻。我們將繼續加強訓練，提高戰鬥力，確保國家的安全。

## 成都華西日報主張

### 澈底改組政府實行民主

#### 一個敵軍下士官的信中

【本報訊】華西日報昨日發表社論，主張澈底改組政府，實行民主。社論指出，當前的政府體制已經無法滿足國家的需要，必須進行根本性的改革。社論還引用了一個敵軍下士官的信中內容，強調了民衆對民主的渴望。社論呼籲政府聽取民衆的意見，推動政治改革，實現國家的繁榮與穩定。

## 暴露敵軍反戰情緒

### 從來最服從而現在則成了最頑強的反戰的人

【新華社北平九日電】敵軍下士官的信中，暴露了敵軍內部嚴重的反戰情緒。信中提到，敵軍官兵在戰場上表現出了極大的恐懼和猶豫，這反映了敵軍士氣的崩潰。我們應該抓住這個機會，進一步擴大戰果，徹底摧毀敵人的戰鬥力。同時，我們也要加強對敵軍的宣傳攻勢，瓦解敵人的陣地。

## 東歐解放區的民主建設

### 在蘇聯援助下獲得解放的東歐各國中，新的民主運動正在向前發展

在蘇聯援助下獲得解放的東歐各國中，新的民主運動正在向前發展。這些國家的民衆紛紛組織起來，參與到國家的建設和民主的實踐中。蘇聯政府表示，將繼續支持這些國家的民主運動，幫助他們建立獨立、自由、繁榮的國家。這也反映了蘇聯在國際事務中的領導地位和影響力。

## 昨日猛炸九州

### 敵機投下大量燃燒彈

#### 超級空中堡壘八十架

【新華社北平九日電】昨日，敵機對九州進行了猛烈的轟炸。敵機投下了大量燃燒彈，造成了嚴重的財產損失和人員傷亡。據悉，敵機動用了八十架超級空中堡壘，對九州進行了長時間的轟炸。我軍防空部隊已做好準備，隨時準備迎擊敵機。我們呼籲民衆保持冷靜，並加強防空設施，確保自身安全。











謝爾曼·白求恩斷片

(紀念他逝世五週年)

一個外國人毫無利己的動機，把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這是什麼精神，這是國際主義的精神，這是共產主義的精神。中國共產黨員，每個都要學習他這種精神。

一個外國人，拋棄他優裕的生活，越過重重的封鎖綫，深入到第一線去，做一身外軍的衣甲裝，磨破了掛着「八路」的背章，腰間繫着一條黃皮帶，腳上繫着雙皮鞋，身穿裝褲、頭戴、而面孔雖，但有點黝黑，濃眉下面，深藏着對敵人的眼睛，那裏閃着無邊的慈愛，顯得微高，寬大的嘴角上，常常流露出深長的笑，嘴上面飽着短而黑的頭髮，他的頭髮，已灰白了。有時候，還流着五十人的時候，他的精神，却很活躍，像一個活潑健旺的青年。有些時候，還露出直捷的天真。見到敵人，他就高舉右手：「行西班牙的禮。」不過，也有時候，他緊緊的握著你的手，使你感到一股堅實的熱力在交流。在西班牙的時候，大家叫他：「老青年」；在中國許多勤務工作同志，帶着崇敬的感情稱呼他：「老頭子」；老百姓則親熱地叫他：「大鼻子」。這就是諾蘭曼。白求恩博士（Dr. Norman Bethune）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生於加拿大脫朗托，以畢生的精力，從事醫療工作有三十五年之久。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他才二十五歲，就在歐洲戰場上服務。回到加拿大，不久又担任加拿大空軍部軍醫隊長。他自己也患過肺病，却不顧地方工作，一方面繼續，成為肺部科卓絕的專家。他發明了很多種手術用具，還有肺部膿胸和生瘤的病人，他能够把幾個月一葉肺取出來，這樣，可以挽救許多垂危的生命。他不僅在加拿大是「第一等專家」，也在世界上，也是同樣可數的人物。世界上幾個最大的醫科大學，曾相繼聘請他去講授肺部外科治療。皇家學府外科學士會邀請他去當會士。這是個外科醫生所能得到的最高榮譽。

將近兩個月的時間，從清早一直忙到深夜，他不顧自己已有一分鐘的時間閒着。九月十三號，各方面的工作都按計劃完成了。十五日，這個後來叫做國際和平醫院的機械醫院，舉行落成典禮了。

松岩口這個村落，在白大夫來了兩個多月以後，它已明快的整潔的安穩，站在數千個來慶祝落成典禮的客人面前了。村裏每條路都有了它的名稱，在那新機械出來的蔣中正路，和朱德路角的地方，迎着大路的一座民房，就是新創立的國際和平醫院。裏面佈置了兩個獨病院子，入口處都掛着一塊塊素潔白的橫匾，

不是確信不穩的，他不去創造一個新的世界，而用所有我們的血和汗，工作去創造一個舊世界。是的是，白大夫就是新中國這嬰兒，將要誕生的助產士。

會後，他笑嘻嘻地領着來賓參觀：傷員招待室，醫生辦公室，內外科室，奧爾蘭氏治療室，羅氏牽引室，安馬氏夾板室，病室，一環環而使人一進屋便有一種潔淨安適靜謐的感覺，屋子裏設置着嶄新的洗臉盆架，分格的木櫥櫃，感而放着傷員們的服藥缸，飯碗，藥碗；床邊放着洋綫接臺，大小便器，雪白的牆上掛着病歷表，病室規則，警報，和綠色的政治標語「保證早日恢復健康，再上火線殺敵人」……院子裏陳列着鮮豔的花盆，散發出淡淡的清香。經過休養員的洗澡塘不遠，快到村邊楊樹林那兒，是你休養員的俱樂部，有各種娛樂器具，樂器，兵乓球，報紙，沙盤作業……

參觀之後，人們都順到村北頭的廣場上去了。廣場

三

九月下旬，鐵威四面增兵，敵人以步、騎、砲二軍三千左右的兵力，配合空軍和機械化部隊，分十路向平區亂地進攻了。國慶和平醫院轉移山地，他離開醫院，帶着加美醫療隊到了×分區衛生部的後方醫院。這是一個甚為偏僻的醫院。

檢查病房，白大夫看到這個醫院許多不良的現象，他帶着不滿的情緒，走進衛生部長的寢室，劈口就問：

『現在夜裏冷嗎？』

『九月天，當然冷囉。白大夫你請坐。』衛生部長遞過一杯茶來。

他沒有喝茶，兩隻炯灼的眼光，質問地盯着對方，又說：

『你不蓋被子不行？』

『自然會被被子凍死。』

『爲何因爲什麼沒有被子？把工作人員的被子拿出

上披着一層鐵錐似的厚雪，天空還隱隱落着雪。黃得白的大夫披着一身雪花，到了順北縣邱河浙村。三五後方衛生部（由於戰爭環境需要，衛生部分前方後方兩部分）的人們在村外河灘上排着兩行，高聲歡迎的口號。半里外大夫就下了馬，和衛生部部長一塊進了村，他脫了雨衣，換換皮帽子上的雪。

「急什麼！」

「病房在那兒？」

「不遠，」顧部長說，「待會，吃點飯，再去看病。」

「吃飯還有多久？」

「還有十分鐘。」

九族衛生部政治委員潘世微同志說：

「那太久了，先去看病房。」

潘世微同志顧及他行軍了一天，走了八十里的山，又下雪，太疲勞了，並且還是早上出發時吃的飯就動他：

「休息一會再去吧。」

「只要傷員告訴我一聲好，那我就不知道怎麼樂了。」

他這才回來吃飯。吃完飯，他再提到傷員下體骨沒上來夾飯的事：

「處罰那個不負責任的鄭醫生，我要給你們旅長是信的。假使一個連長丟掉一挺機關槍，那不消說是受到處罰的；而一個營生受傷員，這還可說受同別人愛護，你那樣的愛護傷員，要像親兄弟——做你爹，但生母，人……」

衛生部長顧正鈞同志給他解釋，目前物資還很困難，在前線，還沒有足够的夾飯設備。馬上遭到他的反對：「你們兵說沒有夾飯，沒有什麼馬上做的！」他又批評手術室和病房消毒不嚴密，手洗的不乾，傷口也洗的不乾淨，但是手術室設備工作很快，他滿意。最後他想起旅長電報上所說的戰鬥，傷員該很多，為什麼還歷麼少呢？潘世銓同志告訴他所有重傷員都在曲道寺衛生第二所哩。白大夫頓時又不興了，說：

「你們為什麼帶我到這兒來？醫生是那兒有病

片

周而復

健康的身體，走上前線去了。

從河北村、河西村、松岩口三個後方醫院的短時期工作當中，他對這三個醫院提了許多意見，不久之後，在組織、清潔，及建立各種需要的建設上，他很高興他的意見在事實上體現出來，三個醫院都有了顯著的進步。這進步，還不能滿足他的要求，爲了提高技術和醫院設備，他親自訂了一個「五早期計劃」，工作中心是：建立規範醫院。

白大夫每天除了施行手術，處方外，一有空閑，他就指揮木匠做大腿骨折牽引架，病人木床和各種木料器具，鐵匠做安馬氏夾板，和洋鐵金桶；錫匠打探針，鑊子，鉗子……，分配後幾做床單、褥子、枕頭……

一邊騎着「中山醫號」一邊高聲叫「毛澤東醫號」，醫務所的船始着，白大夫忽然大夫臉上浮現着微笑，招待着來賓：軍區司令員蔣志銘將軍，邊區行政委員會朱劭文主任，蘇家園體代表，老百姓，部隊的醫務工作人員，部隊，機關代表。

上午，開離典禮的大會在村裏穀台前的廣場上舉行了。台前掛滿了慶賀的鮮紅的旗子，來賓興奮地走上台去，講了衷心愉快的祝詞，白大夫就以主人的身份說了：

「……運用技術，殲滅領袖，是達到勝利道路。在衛生事業上運用技術，就是學習着用技術去治療我們受傷的同志，他們要打仗，我們爲回答他們，也必須幫他們打仗，不儘爲挽救今日之中國，而且爲實現明天的偉大自由沒有階級的新中國。那個新中國，雖然他們和我們，不一定能活活看到，但是，不管他們和我們，是否能活活看到那個和平幸福的工人的共和國，主要是，他們和我們，用今天的行動，已使那個新共和國成爲可能的了，幫助了他的誕生了。但是他之能否誕生，要依靠我們今日和明天的行動，……他們是誕生了，但是我們自己會產生出來的，他必能……」

當中放著兩個圓綠色的治療盤，手術台、麻藥師站在他身後。大夫穿著手術衣，第一助手拿第二助手和麻藥師站在他旁邊。一會，從後方抬來了一個小腰背折傷的傷員，傷員馬上躺到手術台上，頓時打開治療盤，裏面有秩序地放著一套消毒的手上術器械，立即打開傷口，剪掉過緣的腐皮肉內，檢查傷口裏有無子彈，消毒，行手術緣，包紮上安馬氏夾板，這樣一個戰地創傷初步治療表演，前後還不到二十分鐘。各車區來觀摩的衛生部長們，暗暗射出欽佩的眼光。過去，單是做手術的準備工作，二十分鐘也還不夠啊。

接濟是換藥表演。白大夫帶著樂樂組去了病房，後面跟著幾名來賓。傷員一進院，先到傷員招待室，登記，分配病房，洗澡，換衣服，到病房，換藥，一個護士解開繃帶，一個護士托著膿盥，他親自檢查傷口，消毒，上藥，然後另一個護士給他綁上繃帶。姑且在人叢當中的一個衛生部長低低對旁邊說：

「這樣上藥，動作迅速，分工明確，消毒嚴密，真是好啊。」

國際和平醫院的成立，對醫學上有保護技術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特別是對於外科敷藥和消毒方面。傷病員死亡率減少了，而出院數却增加到半倍以上。

「現有些什麼不對勁的地方，也有勞煩你給我指點。」

將百有多的他在工作中改正了。」

第二天下午，在衛生部長領導之下，後方醫院的務會議舉行了。在會上大家對過去工作，進行了嚴格的檢討和自我批評。這會議是改良工作作風的發動，以後，每個同志，就以新的姿態，向前進步了。

他在這兒工作了一個多月，當洪州一帶戰事激化的時候，他同前線去參加救護工作去了。十月二十右，他回到軍區，看到轉移上山地來的傷兵和平民，雖在困難條件之下，仍然保持原來的面貌，他衷愉快，到連去巡視，天真的像一個小孩子，對人說：「這是八路軍最好的醫院，但是我們不要停止，直到就完了，我們還必須計劃，工作，使這個醫院成為國軍隊最好的的一個。」在這兒工作了一個多星期他就去軍區北綏的後方醫院第一所工作去了。

四

到第一所沒有三天，白大夫就接到三五九旅王總長自臨北打來的電報，告訴他前線的情況。他興奮的一宿沒有睡好，拂曉便出發了。

「這也不是說院子，有什麼熱鬧好看，這是手術啊。」

白大夫行手術時，須要絕對的肅靜，和全體工員力都集中在病人身上，不允許你分發一點生機。在舊北平時，有個大夫，曾經在手術室裏創製表，爲了工作，他也毫不客氣地把他的刀和梨削到外頭去。

門外偷看的人走了。他閉着離體了的下肢，用盤夾着一條肌肉，戀戀不捨地說：

「在技術上說，這還是活着的，你說，這是生命還在的，在海濱、在日光中，至少是一百萬年的變化史呀……」

直到深夜十二時才把手術行完，頸部長腫地去找乾，他回到自己屋子裏，脫下衣服，又跑到病房去，他一人去問剛才手術的病人，用他生硬的中國話接問病人：

「好不好？」

傷員沒有叫的，沒有哭的，很平靜，都說：「好。」

他快樂得簡直跳了起來，他對這世微問志說：

爲人民的精神

默



冒險生命的危險，去火線挽救爲人類正義和平而戰的西班牙兄弟。他不知道疲勞，也不知道休息，忙得連家鄉來信也沒時間寫回信。在西班牙工作一年多，他同時又建立了西班牙傷兵的輸血工作，這是一件創舉。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使他對輸血法發生很大的興趣，在這方面他成了有數的高等專家。

爲了給西班牙政府軍進行醫療募捐，一九三七年四月，他回到加拿大和美國去。到三個月以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爆發了，他根據託事領一個美國加拿大醫務隊到中國來。一九三八年四月他到了延安。便急於要到戰地去工作。不久，就如願地出發了，渡黃河，過正太路封鎖線，六月十七日到達了遠在敵人後方的晉察冀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德意法西斯匪徒侵犯西班牙時，他隨着加拿大的志願軍——麥克伯柏營到了西班牙，任這個營的衛生隊隊長。不久，他又參加了由英美加南美各民族編成的第十五縱隊。他親自上火線去救護傷兵，甚至於他所帶的救護隊被法蘭斯匪徒轟炸機和機關槍射，他仍然

金蘭

醫術，足够使他成爲一個衆尊威嚴的「上層社會」的領袖。他雖然出身寒微，但由於他勤奮，尋常找着那些最值錢去，最需要他的地方，地方。在西班牙，在中國，他總是奔走在那裏光榮受傷的人民的戰士。

白求恩大夫用他那高妙的手術，救活了我們才能，培養了我們的許多醫務幹部和設立了。但他最感動人，而且因爲這種感動而使得人民，爲人民服務的精神。在白求恩大夫的有別的。他不知疲勞，定了飢餓，冒着最大「我」的邊界。他吃不下好的，因爲他時刻金使病人受苦。他是一切都從病人出發，一切得了嗎？」這就是決定他的行動和取捨的一切精神，不能不使人感動。一個人也許有時不，因爲我們都是來自舊社會，多多少少受過恩夫面前，只要你讀一讀他的演講，只要你你爲不能不拋棄一切私念，在他的精神感染恩所到之處，那裏的人們那裏的工作就好轉

無數勇敢的戰士，用他們博大的學識和組織上的完美完善的醫院，這些成績將永存在世界上。一個多或一件工作改變着製的，是他那種愛的心中心中，除了人民，除了人民的戰士，不再有的危險地救傷員，他的工作是真正到了「忘」着他的病人的痛苦，他看不慣壞的，因為它都為病人着想：『病人需要嗎？』『病人受白求恩大夫的這種操縱才有某些私心打算在裏面，也許有時免不了會有某些私心打算在裏面，也許有時免不了會有某些私心打算看一個他的事蹟，你就不能不佩服起來，下更努力的工作為公眾服務。所以，凡是白求得了新鮮的血液，而繼續活潑飛躍起來。

到病人們說，幫他們做點便惠，懷德大帝。你必須到兩個人找，一個人，都是你的兄弟，你的父親——因爲他們說，是，他們兄弟父親還很親切些，——就實理說，是。在一切的事情當中，要把他放在最前頭，被子的腳蓋給他們先蓋上，你不把他看得重於自己嗎，那麼，你就不配從事衛生事業，實在說，也簡直就不配當八路軍！」

「說實話，白大夫，我理他們，獨自走去了。他回到辦公室裏，把自己那床綢被子送到病房裏，給一個重病病蓋上了。衛生部長把被子拿回給他，他卻不要，衛生部長說：

「你晚上不蓋嗎？」

「我不能讓傷病員不蓋被子，而我自已蓋被子。我可以不要！」

「這怎麼行呢！傷病員的被子，今天晚上，我們一定想辦法好呀！」

他的態度稍爲緩和了一點了，問：

「什麼辦法？」

王大夫有點懷然，在醫療隊裏他担任到每一個位的檢查手術室的工作，今天剛到，液顯及上夫看歡仄地笑着。

「我還沒到手術室去看。」

顏部長接過來說：「廿分鐘後可以行手術，叫他去準備好了，你先吃碗飯去，待會好動手術。」

「我也要去參加準備工作，沒有時間吃飯。」

準備工作很快完成了。手術室裏掛着一盞汽燈，手裏雖然有十多個人，却沒有一點聲音，只汽燈噼噼地響着。屋子外邊圍着一大羣衛生部工作人員老百姓在張眼望望。一個年青的叫做發出一聲叫到石製的手術台上了，臉色蒼白，左下腿上網着膿血的綳帶，緊結在血肉上，傷口裏發出出一股臭，綳帶縫着露出一隻犬牙般的長骨，腿斜向內翻着，綳帶縫着沒有一隻犬牙般的長骨，腿斜向內翻着，綳帶的夾板不夠用。

「傷後治療沒有上夾板。這因為物質條件困難，咱們的夾板不夠用。」

嘯的一聲，王大夫扭手裏的喉機，扔在器械桌上。

們笑說：『老頭子燒膏了一天，這處燒了才睡。』四半能起的來嗎？但是顧部長還是通知各單位準備了。顧部長是個細心的人，他點點鐘就起來，走到白夫窗外一看：『屋子裏已經點好了燈，亮堂堂的。』他門進去，白大夫穿得整齊齊的了，第一句話就問：『現在開飯吧？』

『好。』顧部長連忙退了出來，去叫幫他們，『吃飯，拉牲口，上馱子。』——顧部長他們還沒時間上吃飯，白大夫已吃完飯，催着出發了。顧部長只好餓着肚子跟着走。到出巡的時候，大夫才放車。上午檢來了一百多傷員，接着就施行手術。傍晚把檢來和訪手受傷的個和個外科醫生請到屋子裏，創傷的藥，一直講到半夜。第二天又是四時起來，到寺前救救護傷員去了。在巡到四、五小時，把七十名手傷，因為活動筋被擦損組織靠近火燒，擦了一點時間，有三分之一個傷員，手裏沒有使受傷。

警察嚴密巡邏，這塊日益壯大的年青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在它剛誕生的時候，各方面都缺乏着它的人，尤其缺乏的是醫務幹部。國民黨軍隊撤退，八路軍主力奉命轉移晉東南作戰，只留下少數兵力在邊區活動，開展敵後工作。醫務工作人員只留下二十五名，而這二十五名裏有十五名是看護，當時傷兵運送不在內，却有六百九十多名。材料藥品方面更是貧乏到可憐的程度：金邊區沒有一點地行手術時所必需的麻藥藥，所有的藥品只够用兩個月，紗布藥帶是洗了又洗的用着，自己做手陽線，採取中藥，製成丸散膏丹來代替西藥，至於器械——採針是用自製鐵絲做的，鐵片代替了鉗子，割骨和做齒齙是用了一同一把鉗子。……這樣一個貧乏的地區，是多麼需要外界的援助啊！

白光慰覺機關器械的降臨在這塊抗日根據地上，他帶着大批藥品，顯微鏡，愛克斯光和一套手術器械……更可寶貴的，是他帶來了高鈣的醫療技術，驚人的組織能力和對中國革命戰爭事業的無限的熱忱。

他被警察黨人周和子弟兵熱烈地歡迎到軍區司令部。雖然經過兩個多月的長途的行程，他的精神却很飽滿，似乎沒有一絲疲乏，第二天就到五台縣駐紮河北去，這兒是軍區衛生部。每個知道後方醫院在不遠的松樹口，他帶着門察隊和軍醫給他的那個翻譯，那個發條錶聲的曾經是阜平縣縣長黃越千同志，一塊兒到了松樹口。

在第一週內，他一共檢查了五百廿多個傷員和病員，這裏面大半是平型關戰門下來的，有一部分是友軍從友軍傷口受傷下來的；由於敵機和飛機的施行，緊接他們已在醫院裏發了一個短久久的時間下來的；第二週白大夫就開始施行手術，緊接

，沒有種族的界限，甚至於沒有被我的界限。他就把自己的一切，連生命在內，獻給了我們的工人和死鬥爭。這也就是直接和合法，多救活一個戰士，就多增加一份波捷法西是一個最好的共產黨員，他的最終目的，是那樣的世界，也許我們不能親見，但我們現。

正因爲這種爲人民服務的精神，使白求恩艱苦的環境。一個人如果只爲自己，是很容易頭的，因爲爲他自己，只要找個大地方，爲人民服務的決心，你就一定能彎彎折折不經路中開闢新路，最後一定能衝破困難。白「人海已深」，把別人的痛苦，當做自己的「最指高價優美的品質，只有白求恩那樣犧牲。白求恩大夫不但治好了受傷戰士們的身體，聽說白大夫在後面，戰士們就更加勇敢，獨力量啊！這種精神，使我們勇敢，使我們有做更多的工作！

高爾基說：「人是世界的花，具有能够使人的精神就是愛，像一棵橡樹，它結

，他的界限是正義與非正義，人民與法西斯。全世界一切反對法西斯的人民。白求恩說：「西斯門爭，因為法西斯正是散布死亡的毒菌的力量。」但白求恩的理想，還不止此；他求得全人類的徹底解放，正如他自己所說：『定要爲它的實現而奮鬥，而且它一定會實』

大夫能够想出辦法克服任何困難，戰勝任何易畏強而不當，很容兒安於現狀，而向環境低頭就够他容身了。但如果你把抱盾爲人民工作，盡心盡志，在沒有辦法中想出辦法，在求恩大夫的一生事業，就證明了這個真理。

痛苦，爲解除人民的痛苦而熬過關火，這是優秀的布羅諾維克才有四品質。

而且成了前線戰士們精神上的鼓舞，只要錄隊陣亡，種族敵人。這是怎樣偉大的精神的力量，它時時鼓勵我們，使我們努力要爲人民自己吃虧的一切根源。」白求恩大夫的爲人，我召我們以它爲榜樣，努力朝向白

搶着說：『我的被子也可以拿出來……』

『我也拿出來……』

先前不情願拿被子的三十多個衛生工作人員，都拿出自己的被子給傷病員蓋。這時，白大夫才接受衛生部長長的請求，把自己的被子拿回去。當着衛生部長醫生看護的面，他感激地說：

『我以警察長湯繼堯衛生顧問的資格來說，這兒的醫院是八路軍醫院中設備的一個，這裏面存在着很嚴重的官僚主義的作風，醫生不到病房裏去，在病房裏叫護士要大聲叫好幾次才叫得到，對傷病員不關心。我們的臉面受傷病員，我們要了解現在的問題，少在辦公室裏，多深入下去……』

『這些缺點我們正在努力改正……』

他看衛生部長虛心接受他的意見，心裏很高興，說完了，就把衛生部長叫到自己的辦公室裏來，拖過地說：『請你原諒我的脾氣，不過你衛生工作，不這樣嚴格認真是不行的。我們既不客氣的批評，對個人的脾氣更應該，不管年齡，地位，經驗如何，只要它擋着我們前進，我們就應該給以打擊。』

「是鄭醫生。」  
「為什麼不上夾板？」——中國共產黨空給八路軍不是什麼精良的武器，而是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後的幹部，為什麼對幹部還漠不關心？因為不上夾板，須要診斷，「他惋惜地對傷員說：『要砍掉呀，好子。』」

傷員的眼與鼻湧動的向外流着。事情是很嚴重的，但更嚴重的是沒有時間來馬上追究清楚這件事件，簡單地結束了這件事件：「鄭醫生要受到處罰的。」

伸伸腰，深深的吐一口氣，望了澄世做同志一眼，下頭去，閉心地對傷員說：

「你相信給我，孩子。」

蘇聯時給傷員上麻藥藥，麻醉的深確還要等待一他利用這片期間的時候給醫務工作人員斷斷斷斷的：

「在最初的時候，還沒有血管鑷子的發明，那時血是用烙鐵的。十六世紀時，一切創傷都是用烙鐵的，或注射油油的正當治療。」

手開始了，鄭醫生正當治療：「……嘶嘶地擦着。站在外邊看的人驚異地看開紅的紗布，生氣地向人驚異地，哭起一人的驚異了鮮血的結語，」

的，硬的。孩他了他變  
彭彭雲同志，右手受傷，發炎流血不止，送到方衛生部。出血過多，神經有些麻木，一路上以呻吟的痛苦的聲音漸漸減輕地叫着：

『白大夫，白大夫……』

但白大夫不在後方衛生部，潘政瑛給他檢查了一遍，沒有辦法。立即打電話到上石縣，告訴縣部長張清彬，問白大夫怎麼了。

白大夫接過電話來說：「情形不妙。」白大夫放下手機，撿上掛包，帶一點點藥械，連褲襠也穿不及帶，就一個人騎上路旁那輛破車。上石縣離後方衛生部是五十里，快不到兩小時，紅色駿馬的臀部滴着雨樣的汗流。潘政瑛告訴彭彭雲同志：

『白大夫來了。』

傷員好像有了保證似的，馬上就安靜下來了。白夫人一看：止了血，要斷骨，但是沒有帶鋸子來，衝鋒鎗裏找到一把工兵的銼子，用火酒消毒，拿它碰鐵釘來試試。這樣，從虎口的縫隙上，白大夫放出了聲嘶力竭的叫喊，叫他忍耐，但他展開背上汗漬還有乾的馬尿，又向問題下，那是還有傷兵在旁邊看護呢！

(未完)